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二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孝宗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言高郵湖為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鎮凡三十餘里其隄面故輒為風濤所齧屢修輒壞勞費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

為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開仍宜北遷五里許庶
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
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并兩淮運使餘鹽價銀一萬八千
兩為買石之價工匠日食則移文儀真淮安批驗鹽引
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即止上從之仍
諭令甃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虛費物力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年十月丙戌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蕙請
於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真鑰匙河及

歌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二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固易於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為便莫若於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相平為便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七月甲子刑科右給事中周旋言六事一通運道南旺湖上游舊有湖數里足以蓄水今其隄岸淤漲又為豪右所據蓄水無地湖流乾涸有阻糧運乞遣官查勘開濬下所司知之 九月戊午工部

覆奏刑科給事中周旋所言疏濬南旺湖事謂管河右
通政張縉留心水利亦已得人若又差官不免掣肘宜
令縉自行處置修濬為便從之 十月壬子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史戴德奏修築秦州運河隄岸三千二百一
十二丈請令所司給役夫工催之直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三月乙丑四川平茶峒長官司吏
目許澣陳四事一通剝運以蘇漕卒之罷都城西山之
水流注通州白河向年浚之通漕運糧船至大通橋矣

但以河狹岸峻沙土易壅不能久耳設欲浚掘深廣恐
犯拘忌今擬止於河身仍舊惟於舊閘壩上及張灣河
口量增壩堰畧高數尺引水貯滿其旁各為減閘以洩
潦漲每壩之上置造剝船如浙江市河船式每遇糧船
到壩以之遞送每壩倒換無間陰晴民間有能造船裝
載者亦聽其便仍於大通橋南一帶創造榻房暫上堆
停旋令小車驢羸運入各倉收納甚為利便竊計車運
工價若遇泥濘時每運一石約銀一錢以剝船運之每

船貯米一百餘石每石止錢幾文較之車價莫止倍蓰
乞敕該部講議舟車利便定為經久之規以濟民用下

其奏於所司

明孝宗實錄

弘治庚申高郵諸湖堤久且壞總督漕運張公敷華
為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陟公趣令築隄

隄成而水至

李來陽撰都察院左都御史簡肅張公
神道碑 公名敷華字公寶安福人天

順中申
進上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辛未巡撫直隸蘇松等處都

察院都御史彭禮等奏鎮江府所屬運河南抵奔牛壩北至新港壩先因河道淺狹運船俱從孟瀆河大江經行徑抵瓜洲遞年起夫四千往瓜洲壩挑淺近年運河既通亦用夫疏濬又往瓜洲挑淺民實勞於重役乞令本府人夫止於本處挑濬其瓜洲壩一帶運河令江北揚州府屬并附近州縣人夫撈淺庶民無重役之勞事下工部請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敷華議處以聞從之
二月乙未停革蘇松常鎮四府導河夫役初管河工

主事姚文灝奏於四府每歲均徭外令民納催役銀以備治水之用謂之導河夫其後官吏因之侵刻民甚病之至是巡撫都御史彭禮以為言命革之 三月辛未

修築安平鎮瀕河隄岸從管河通政韓鼎奏也

明孝宗

實錄

高貫字曾唯江陰人弘治己未進士辛酉為都水主事分治三沽諸閘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碣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

堤為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
歛戢隱然為河渠重者三年改戶部

部寶熙按察司

副使高君墓志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正月戊寅工部管理河道郎中商
良輔以直隸河間天津等處堤岸水衝決者一百四十
一處請量撥人夫用本府原收折色椿草料銀兩支買
物料并工修築從之 八月壬戌修通州至儀真一帶
河道 十二月辛酉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奏漕河地

勢濟寧最高必引受汶泗上源以為接濟然上源要處
莫如洸河其口在寧陽縣堽城石瀨之上元時於此治
閘作堰遏水入河我朝因之至成化間以上堰歲費椿
草丁夫乃易以石以為一勞永逸殊不知元漕副馬之
貞勒言於石以戒後人切勿妄興石壩以遺大患蓋土
堰之利水小則竭水入洸水大則嚴閉閘口以防壅沙
聽水徑自壞堰西流故雖歲一勞民而洸河自道自石
堰一成水遂橫逆石堰既壞民田亦衝洸河沙塞雖有

開門壓不能啟汶水不復入洸河之貞之言至是愈驗
乞簡命大臣一員經畫拆毀石堰移於上源仍作土堰
以復舊規及將洸河壅沙自洸口至濟寧百三十里分
工挑濬堰城迤西春城口子衝決堤岸併工修築事下
工部會廷臣議以為難行上令更議工部言本部主事
張文淵亦言堰城石壩為漕運之害欲將壩開革去使
汶水由分水河口接濟南旺一帶河道宜併行勘處上
曰運河重事即差堂上官一員往巡撫并管河等官從

公勘議奏聞處置於是工部右侍郎李鏊奉命以行

明

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二月乙未工部覆奏禮科右給事中王纘等所言河道事謂河道艱澀有妨糧運不但請河等處而自通州至儀真一帶運河隄岸亦恐淤決請令漕運管河等官各督所屬修濬從之 閏四月庚午工部右侍郎李鏊會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及管理河道等官勘報源所奏寧陽縣開壩謂堽城石壩淤口七

處水小則從各口順流水大則從壩上漫出一可以阻
壩淤沙不為南旺湖之害一可以減殺水勢不慮戴村
壩之衝難以拆毀但今三十餘年約損三分之一合趁
時修補其近壩上下積沙宜令挑撈舊堽城壩稍東有
元時舊閘一座比因濟寧迤北不通漕道故置閘壩開
濬洸河引水直入濟寧南流接濟徐呂二處運河東平
州戴村社地方汶水入海故道永樂間始橫築一壩以
遏汶水盡入南旺湖龍王廟前分流南接濟寧北達臨

清漕河遂通今據分水龍王廟前起至濟寧天井開通計九十里水共高三丈有奇緣水性就下若將洸河濬深則汶水盡出濟寧南流徐呂恐濟寧迤北直至臨清四百餘里仍復乾涸必梗漕運又洸河上截自舊堽城壩口起至柳泉共九十餘里廢棄年久無益運河不必挑濬自柳泉起至濟寧係汶泗諸水會流之處內四十餘里淤塞者半應合疏通導引二水專接濟寧迤南運河又春城口子外障汶水內防民田委是低薄走泄水

利渰沒禾苗并戴村壩一道俱係緊關去處應合修築
乞將埭城戴村二壩令管泉主事歐陽瓊參政冒政春
城口子令參政崔巖洸河令僉事袁經分地督理仍聽
徐源親臨閱視章上工部覆奏請令徐源并管河通政
韓鼎及管泉主事歐陽瓊右叅政冒政管理修浚從之
十月壬申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奏揚州淮安一帶
運河七月以後雨水不通至今乾淺恐深冬無雪來年
運船必至阻礙乞令所司疏濬及將清江口築塞淮安

府仁信等壩修完以蓄水利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乙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卒沂字希曾武進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十四年巡撫真定等府時滹沱河水溢壞民田廬奏請築隄捍之三疏乞休不允卒官 十二月癸未工部覆議漕運巡撫等官會議事一復漕河以通糧運浙江蘇松等處運糧船隻俱由夏港口并孟瀆河出江二三百餘里方到瓜洲其大江中有黃圖等山風濤險惡往年糧運皆由常州府奔牛壩直抵鎮江

府京口閘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經過江面就抵瓜洲近
年以來此河淤淺宜下所司起附近軍民夫併力疏濬
及考究事實修復練湖導引水源以防歲旱仍三年兩
次疏濬務成永久之計命河道閘座宜亟修治不許遲

悞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正月庚戌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
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閘石橋涵洞蓋專為湖河之
計將以時其啓閉而蓄洩水利比來為近堤人家私立

洞口掌理遇水溢則竊自閉塞水消又竊完堤岸以致衝決遺患動費財力不可勝計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砌減水石閘一座以絕盜決之弊工部請如所奏下巡撫等官勘處以聞從之 三月庚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瑋奏徐呂二洪上流消縮致運河艱阻乞令河南巡撫按等官於歸德州決口等處議開濬築塞之宜令工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錄

合肥郭鉉總漕運累進都督同知嘗浚通州河二十

里置壩令淺船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鉉筭

漕十三年

明史稿

秦陵復土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為艱經言以舟自
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可

行否

湯懷小品

明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修築盧溝橋堤岸
以去年六月為水衝壞六百餘丈故也 三月丙申添

設汶上縣棗家口寺前鋪二石閘以其地在南旺之南

開河之北地勢高下懸絕至春末水淺舟膠漕運阻滯故也 十月戊申濬滄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隄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堤不復修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滄沒任縣民高暘等

以為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
委請從此先濬乃并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
勢堤岸亦漸加修築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 十

二月己巳命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會同漕
運叅將梁璽修理會通河仍戒其毋得怠緩河起大通
橋迄於張家灣有閘數座然地形高下懸絕蓄水甚難
卒不能通行舟楫

明武宗實錄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正德初由巡

撫貴州召督漕運明年就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沂大江以達瓜洲遠涉之苦甚不能堪甚至於漂沒鍾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有四閘行數十里至宜陵鎮北抵揚州甚為徑捷急宜開濬為便從之改掌南京都察院

明

火稿

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辛酉添設清江浦新壩閘二座議者謂春冬淮水退消清江浦淤淺外河與裏河湖水

高下縣隔設壩盤剝舟行未便宜將壩改作內外二閘
以時啓閉節水通舟事下工部覆議從之 六月辛未
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
運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并孟瀆河遡大
江以達於瓜洲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
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經四
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於舟行甚便
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九月丙午戶部郎中郝海工部

員外郎畢昭應奏修復大通橋至通州河道及開十二壩四十一凡用銀四萬五百七十兩有奇議者謂漕粟自張家灣入京僦車甚費故欲開河道船以免陸運之艱然地形水勢高下懸絕河雖開而無所濟也

明武宗

實錄

明武宗正德四年九月辛亥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鉉卒鉉字彥和其先廬之合肥人初嗣指揮使成化丙午充漕運叅將弘治乙卯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總

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復進都督同知奉命濬通州官河
廿餘里置減水壩令淺船搬運歲可省數萬緡但頗不
拘小節傲物自雄人以是短之正德丁卯被召還理府

事至是卒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五年五月庚午工部議覆漕運都御史屈
直等奏揚州淮安一帶湖河設有涵洞等溝減水等閘
以便蓄洩總為漕河計也近管河官多不得人沿河種
藝軍民雨多則固閉閘洞不使洩水天旱則盜水以資

灌溉欲將前項閘洞如法築塞仍行各管河官自通州直抵揚州有仍蹈前弊者田入官受財者永戍邊衛詔准擬仍命出榜禁約 六月乙酉罷濬沽河之役先是巡撫僉都御史劉聰等建議令工部委官開濬自沽河抵鴉鴻橋河以便輸運至是工部言其非使罷之 八月庚戌命鎮遠侯顧仕隆充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地方

明武宗實錄

榮靖公顧仕隆督漕疏開會通河司空王公軌申請

之至今稱便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
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國初僅有
神武中衛小倉耳因漕運後期暫將京儲收貯通州
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遷延權勢家車輛日伺而
乘上之急牙僧趙趙吏胥破冒猶其小者邊關塞堡
間道可通倘有為之嚮道者而輕騎疾馳者卒至或
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
張家灣一帶河流為元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

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為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為浮言所沮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運糧至農務興秋雨降泥濘不得前輿人索厚直費且不貸節浮費以紓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敵果薄近郊闕通州廩粟賴此舉也而同人咸服公之淵迴大畧云

謝廷諒鎮遠侯顧公傳

明武宗正德六年五月辛亥革慶豐通流等閘新設閘夫及剝船以工部奏河為沙淤剝運不便也 十月丙

辰戶部議奏近年運船為流賊焚劫以致國賊虧損貨物踴貴今賊勢未可計日平恐饑饉流移之人又復竊發宜如前議遣大臣整理河道凡有補於漕運者悉聽經畫因舉捕盜都御史陳天祥漕運都御史張縉及蘇松巡撫張鳳可分任詔東昌以北屬祥徐州以南屬縉

不妨原職東昌至沛縣屬鳳

明武宗實錄

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知東昌府府北有減水
閘蓋洩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圯淫
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此

息調簡登州歷四川參政
呂柟作公墓志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今年
四五月以後各處水患非常鳳陽臨淮天長五河盱眙
等縣軍民房屋盡被衝塌田野禾稼淹沒無存老稚男
婦溺死甚衆淮揚等處為南北襟喉之地自儀真以北

至於清河遠近一壑茫無畔岸房屋坍塌人畜漂溺難以數計淮安新舊城內駕船行走居民半栖船上河堤決口阻壞船隻後幫糧運無計前行京城內外順天河間真保等府驟雨連旬數十年以來所未有者通州張家灣一帶彌望皆水衝壞糧船漂流皇木不知其幾疏入不省 八月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吳閻言長蘆濟寧諸處沿河夫役本以備疏濬修築之用及至冬月寒凍不用其力乃徵椿草銀其法未為不善但因循既久實

去名存欲乞今後沿河夫役量留三分聽用冬月仍徵
椿草餘七分官收其直管河副使以時督令所屬收買
傭工公私兩便又見通州至天津河道淤塞夫役逃竄
盜賊竊發奸弊多端蓋由其地軍民雜處官無專職所
致乞照成化年例添設順天府通判一員即河西務為
治所專治天津一帶河道夫役兼捕盜理訟以安畿甸
疏下工部覆議皆從之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正月乙巳命工部管河郎中畢濟

時會山東巡河分守等官疏濬南旺一帶河道時淤墊者八十餘里運船滯不得通故也 三月丁未修浚運

河先是都御史臧鳳奏近年以來常州一帶河流漸微高郵諸湖水溢堤決徐北兩岸渰沒南旺上下又復淤淺漕舟遲阻職此之由乞令總理河道并巡撫管河等官及時挑濬修築工部議覆從之仍敕都御史龔弘督

其事

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

資糧運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康
濟河事例修築越河以免沈溺 按五塘儀真陳公

塘江都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應越河則御

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韶按察司仲本皆以為言萬

歷十二年始行開挑焉

南河全考

正德十六年六月丙戌

世宗已
登極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楊最

言寶應縣范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糧運等船入湖
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僅三尺許每雨潦

風急輒至衝決不惟糧運阻礙兼鹽城興化通泰等州
縣良田悉遭淹沒請如昔年刑部侍郎白昂修築高郵
康濟河例專敕大臣一員加修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
土以為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
莫如照湖埭密次樁柵數層以為備塘砥障風波而舊
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漏缺苟
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即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

上用其次策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正德十二年進士

七月庚申南京給事

中陳江上言三事一恤民隱言儀真以北張家灣以南
諸瀕河地方疲困已極復被水災宜加優恤令民無出
今年租稅下戶部復言瀕河諸郡詔書已減半稅不得
悉蠲致虧國計上是之 九月辛亥工部覆遮洋運糧
指揮王瓚奏直沽東北有新河以轉輸薊州所司玩愒
不及時疏導河流阻澀必候潮至舟乃可行以致邊關
糧餉往往告匱請敕管河郎中及天津兵備副使親督
所司濬使深廣以通歲漕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壬戌命主事江珊等督理新河工程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道遠水湍舟數為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慮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歲久湮塞漕臣以為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之外別委清廉主事一員會官督濬疏珊名以請從之二月己亥兵部覆管河郎中畢濟時疏一言臨清以

北沿河所屬半為軍屯今軍屯之地舖舍盡毀官柳盡
伐堤岸不修河洪不濬軍民船泊盜劫為常皆為武職
廉勤者少而撫按又委以別差軍士缺伍者多而丁壯
率編以他役遂視河道為泛常耳今宜依軍政考選例
擇廉勤指揮一員專理河道一言南京進貢快船宜遵
明詔裁定數目申明禁例不許勒抑夫錢拒閉閘座阻
撓運道詔從之 秋七月乙巳朔塞東鹿城西濬沱河
決口築護城隄修晉州紫城口隄成 九月乙卯修撰

唐臯疏言比見運河地勢高其水易涸丁夫挑淺沿岸挑泥是以隨挑隨淤終歲不休宜倣嘉湖取淖壅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務去河灘遠則一歲之役可免數歲勞又山東泉脈甚衆頃管河官類多轉委於人疏導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敕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道之一助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 丙辰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譚魯奏言河南山東修河人夫每歲以數十萬計皆近

金史卷之八十二 卷一百十二
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請令管河官通行合屬地
方均派上中二則人戶徵銀催役使工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丙午戶部上言河道通塞關係漕運請預加經
理為來年計仍申明禁約進鮮等項船隻及內外官員
有倚勢阻撓者叅奏治罪上然之命亟如議實行十

二月乙酉戶部覆提督漕運總兵官楊洪奏言今運道
淤淺查得閘河白河一帶各有額派挑淺夫役官司因
循廢弛以致漕舟困於起剝軍吏因而蠹耗請行總督

河道及管理泉閘諸臣時時臨閱淺處督工疏濬仍令所
在軍衛有司驗視漕舟修補破敝以備後運從之

明世

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三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年三月庚戌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宜修復以紓民陸輓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在有淺而長溝靳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

五月丁亥總理河道侍郎李璣以天旱水澀漕舟不通
自劾乞休不允 庚寅儀真江都二縣有官塘五區築
閘蓄水以溉民田後豪民規以為業古蹟廢壞真揚之
間運道梗阻御史秦鉞請浚之部覆得旨命總理河道
侍郎及管河郎中相視修築占種盜決者處以重法仍
追地租入官 十二月辛丑裁革湖陵沽頭金溝謝溝
新興黃家等八閘官吏量存溜夫添設長溝淺靳家口

閘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年春正月戊子祀總運糧指揮使劉翔
乞挑濬海口新河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 十二月

壬寅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開北河
以殺水勢中間建閘四淺鋪二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
百二十名淺鋪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前項官夫並宜

裁省工部覆議從之

明世宗實錄 瓚字宗器濮州人
弘治丙辰進士歷戶部尚書提督

倉
場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賢言揚州

寶應縣汜光湖為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甚廣水勢瀾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為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緩請於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御史章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開築月河有益即定計為之母惜小費

明世宗實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隄下久壅河道 按于嬰溝接

潼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劉家溝

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

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恩蕩

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南河全考
子嬰溝

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子嬰鋪北西通運河北接潼河

潼河在縣東南六十里西南接子嬰溝東北入廣洋

湖廣洋湖在縣東南五十里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

即射陂也自固晉至喻口白沙入海湖西至固晉屬

山陽東至上
射陽屬實應

明世宗嘉靖六年三月庚辰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疏言
徐邳下至清河乃運道所經實北南喉襟要地頃年以
來黃河泛溢地方遭患民不聊生近日沛縣官河流沙
壅漲船隻難通該御史等官戴金等奏稱黃河入淮之
道有三渦河白河二道為上源年久墮塞其水併入汴
河是以徐州之南獨受其患若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
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去處逐一挑浚則趨進

之水不止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 十月戊午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為請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而權勢罔利之家從中撓之或倡風水之說或謂絕灣民之利皆不足信誠令閘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時漕皆從汴渭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

通設敵因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庾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浚僦舟夫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竦次第就渠徑達京倉此興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於計便上曰疏濬閘河誠轉漕便計自永樂以來屢議修復因大小臣工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為奸人嗜利者所阻今轉輸日煩軍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憚紛更戶工二部其各委堂上官一員會通運官及御史吳仲等

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議之人聽廠衛緝治如律因命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御史吳仲等董其事至是軌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浚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船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為今之計惟應修浚河閘然後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衢市闐闐中不便轉般從溫泥河濱

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普濟閘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關轉般之難閘壩皆宜添設官吏人夫守視臣等竊計修閘浚渠築壩之費當用銀一萬五閘置船各六十一船日運糧萬石造船之費可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三十萬石歲腳價可十萬三千五百若糧多船少聽以車轉水陸并進通運事易竣亦可早還宜令戶工二部各舉屬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一人充叅將專司修理轉運諸務會同巡倉御史各奉

敕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閘壩合置公廨
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贓罰及所省腳價其木石等
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全集亦當積蓄以
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
大通橋或旱澇乾溢啓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候上
裁擇時上意已決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即於今
冬具儲工料以來春興工仍敕諸臣協心共事勿偏執
異同致妨經國大計 壬寅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西

水支流原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
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泥沙幾與岸平
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疏善崩秋水泛漲恐
復淤決乞僉復蕭碭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
令徐州管河判官督同沛縣主簿閘官往來閱視隨宜
疏築凡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
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
超格賞擢工部覆奏從之 十一月乙亥朔禮部尚書

桂萼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上以其疏
下大學士楊一清張璉擬票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
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為浮言所阻
璉亦言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閘壩俱存臣聞
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
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誠濬甃山源以蓄諸
山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
以謹其濬治此一勞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

銳建議開修此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
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眚之異惑於訛言遂止識者恨
之今欲開修此河因仍舊道誠易耳況一舟之運約
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
通州積糧庶京師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至桂萼所論
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
也上深然璉言因諭一清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居深
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臣正當直說庶不失

政事等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我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開修此河不意當時黑肯為異夫黑肯之起非為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為言俗叫為嘛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之臣告我伯考曰黑肯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乘機營利惑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

之如此伯考豈無聰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暖興工朕亦恐有言者左說破事而芻即為首也夫芻與璉替臣有所不逮功為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體則芻以十不及璉二三也朕欲降一密旨與芻云昨御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況先朝亦有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御疏朕留覽未知可否復與卿計一清言聖裁允當遂命如前旨傳行

濬天津海口新河

明世宗實錄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於瓜洲西江嘴置瓜口閘
時監工者不慎致工人受賂築砌不如法鎮人復倡
為泄水之說閘竟不用

南河全考

濟寧河溢公總理河道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隄防
衝潰然後浚曹沛自無淤阻費十萬緡可足考據精
詳與喜事臣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既降甘雨寧陽
泉忽湧數尺南旺膠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陞
公本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

興明年夏潦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應期代之迎合無成復代潘公希曾如公議乃底績

王大用撰工部

尚書朴菴章公墓志章公極也

明世宗嘉靖七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卑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盛稱昭陽河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

之挑濬舊河勞逸遠近且可為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
五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催募
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
貯佐之期六月而畢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
乃命應期及春和督官興事且誠各巡撫等官同心協
力共成大功應期請乞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
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
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虞

俱從之 四月庚午吏部等衙門尚書桂莠等以修省
會議條陳十二事一言近以運河淤塞邊報嚴急議遣
大臣提督勞費特甚宜並取還邊牆諸務止令守邊官
計處俟年豐舉行新河夫盡數歸農而以河南山東京
操班軍暫借一季免其赴京分遣修築 六月乙巳御
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都指揮陳璠奉敕開濬通惠
河成仲等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言大通橋起
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有餘中設慶豐等

五閘蓄水今已通運然地勢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
河流暴漲衝決淤塞所宜預處請行管閘主事坐守閘
壩往來巡視一遇衝塞隨即挑築晝夜撥守毋致盜決
仍將閘運扣省脚價銀內每歲量支千兩寄通州庫隨
便興工如不足仍聽奏討一專委任以責成效言大通
閘河止設主事一員又兼他務不無妨廢請令住劄通
州專理河道通州添設管河同知或判官一員所管起
大通橋盡鮮魚閘合用錢糧歲支扣省脚價凡應行事

宜及委用官員悉聽管閘主事處分仍敕戶部歲三月初旬遣郎中或員外一員奉敕住通州會巡倉御史沿河往來催儻天津以北糧運驗算輕費銀兩待運完日造冊奏繳一改閘座以防水患言夏秋久雨西山水發皆由閘河東流閘門隘小水泄不及遂至泛漲衝決堤壩此出不測非人可為原議障水石壩今已修成又通流閘在通州城中市井環繞積水丈餘又西水關久浸水中俱非長便舊有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拆

運通州西水關外創造石閘一座將前石壩南移二十餘丈改造石閘一座平時閉板水落啟洩疏入上以運河先朝屢經勘議未得成功仲等僅四閱月而就緒嘉其勤勞命科道官查驗行賞所條事宜部議亦稱便上悉從其所言 壬子御史吳仲言通惠閘河成功不易持久為難請留原差工部郎中何棟督理三歲一更聽動支餘銀扣省脚費催倩軍民夫役挑濬上流改造閘座嚴防山水泛漲法禁盜決河防隨船帶石包岸逐年

栽柳護堤填墊橋道補蓋廠房修艚剝船及兼理天津一帶河道又各河道俱設有司水利官請於近地所屬勤敏者改陞一人或同知或判官填註通州專管河道其督運戶部郎中尹嗣忠請如侍郎王軌疏仍留坐守催督終始其事以後不必專設率歲二月請差郎中或員外一人奉敕前去會同工部郎中巡倉御史督運完日回京及將來剝船編入漕司必須設官專管方為久計疏下戶工二部覆如其議上曰然河工方就計非親

其事者不可責成何棟令住劄通州往來督理及天津一帶軍衛有司官事干河道俱聽委用毋得阻撓歲滿勞著陞改職銜照舊行事吳仲仍提督京通等倉兼督理通惠河與何棟尹嗣忠陳璠等協心共濟尹嗣忠督運糧回部歲差如議改軍自運及添設專官俟漕運會議具奏 七月庚辰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併罷諸治河官應期請俟秋深

果舊河通流則已如仍有阻礙須終新河之功為經久
利戶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
京別用另選忠誠才望大臣代之竟罷新河之役 九
月庚午朔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
維熊俱冠帶閒住初應期奏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朝
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工保其終事維熊復甚言
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
既奏開新河因謬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

嚴急興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不淺也 己卯刑部尚書胡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既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材具疏偶與臣合遂爾奏報為國家興莫大之利第初議限以六月而應期勇於集事功僅四月已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讟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為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於應期平日

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過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
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儆大事必追責首
議之人應期祇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
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為戒皆
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同罷或更加重擬或薄示
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賞罰之公愚臣死
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至情但應期受命
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能無罪業

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事不必引咎自責

明世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
口梁靖口吳士舉庄衝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
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
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
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
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
東道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分北新舊五道一

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
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
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
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
隘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
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
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
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

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
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
南源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
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
欲修武城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
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勳
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河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
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

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
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
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
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
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
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
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
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待郎

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明紀事本末世寧請開新河

疏具載山東全河備考者為詳為錄之疏曰臣聞河流遠徙不常歷周至今未有久治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自汴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潁等處至壽州入淮一自汴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處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魚臺塌場口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此正所謂河流

合則勢大者而河身又狹則又所謂狹則勢急者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入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漸至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猶小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以竭前宋澶州之決灌數十郡縣禍不可言故言治河當因故道而分疏之故道雖六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疏上流之勢勿使壅也其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使開濬一道以分疏其下流或恐曹沛漫流久而北徙宜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曹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廟道口蔡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并防其北徙此治河急務也若開運道尤在所急然今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里而

不能逆開者以方秋水溢塞處平為流沙所壅撈沙水中沙隨水勢隨樞隨壘甚難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時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上并土排築旬月可開或謂此暫挑沙開築終不可永杜來歲之再淹則宜趁冬水涸冰凍船阻照南旺開湖式於昭陽湖中間開河一帶兩岸築堤以通運道比之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而來歲通漕可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衝沙填塞即今昭陽南口全溝舊開處所漸淤可驗臣等再三計議莫若於湖東岸滕沛魚郟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上堅無石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水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猶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互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為河東堤且防河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

謂不與水爭地者來冬冰結船停更加濬濶仍于彼
立一夫厥量撥山東人夫接遞暫寬豐沛之民以稍
息咽喉之氣
此上策也

應期吳江人以薦起為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郎中
柯維熊與之偕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
而其土又皆沙也隨疏隨淤久之功弗成坐論免歸

河南通志

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
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故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

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
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
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防豐沛漫
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

鄭曉

吾學編餘

應期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
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已閏四月怨讞上聞褫職停工
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世河之入

漕為梗者六其決口厯厯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為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亦大費小決亦小費為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能久耳中丞劉天和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為利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為漕利亦垂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橫衝射如乙丑之全河逆行為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

之績者矣

全河備考

何棟字伯直巢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七年上命
修通惠河棟升工部郎中疏鑿故道蓄潴上流建閘
築堤務圖久遠甫五月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
歲省輸費十二萬緡上心嘉悅升俸一級賜白金綵
幣升右通政仍督河務

王用賓撰都察院右都御史

何公墓志

嘉靖七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口儀真

上游之地置閘以盡漕利

南河全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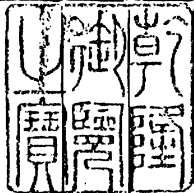
明世宗嘉靖九年正月甲辰敕通政司右通政何棟專理通惠河道棟先任都水司郎中修濬通惠河閘工成陞通政工部言棟治河有成績宜專任之以究其用故有是命

明世宗實錄

是年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

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
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
舊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謂當條新河之
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功成上乃詔加公尚書
俸級仍總理之十年改兵部右侍郎

潘公希曾傳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四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十年八月壬辰滄州南花園漕河淤阻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劾奏都御史李緋身任治河之責既不知先事預防及當此潰決之時復不即躬臨督理以致事功難成阻滯糧運乞敕諭切責令其速詣決所

督率有司與各總運官軍修治事竣仍令據實回奏并查參各管河官員以聞第今阻淺糧船甚多若至灣之日猶拘泥故事京通四六撥派則恐空船回遲來歲漕運復誤矣更乞下戶部酌議暫於今次多派通倉就近便輸其空船令速駕回輕齎銀扣貯太倉或因剝淺費多者聽巡倉御史勘覈補給後不為例事下戶部覆如經言上從之命奪緋并管河郎中等官俸有差 九月己未滄州築月河工成 辛未巡按直隸御史詹寬言

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堤善崩宜及時加土以障其河洪仍興復絕堤興濟二閘以石甃之時其蓄洩以殺水勢又德州當衛漳滹沱下流稍近禹津宜便置閘以為減水之區東兗諸郡所積河道銀足以當石閘之費事下工部請令總理河道等官計處從之 壬申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濟寧上下河道皆仰徂徠山等處諸泉及諸溝澮皆漕河之委宜以時巡視疏築至汶泗諸河尤當經理一淮揚之間故

堰高郵諸湖為堤以便舟楫頃漸多頽壞而清江浦為
入淮要路數有淤遏之虞宜便議經久之策工部覆議
從之 十二月辛卯戶部員外郎范韶御史聞人銓各
言寶應縣范光湖為歲漕必由之道而湖闊水洶患常
不測請開築越河一道使舟行河中以免傾覆之患若
河堤不堅決之甚易宜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
築堤節流以防衝決之虞工部言韶生長湖濱銓昔宰
茲縣見聞必審其說當從上是之令總督漕運都御史

等官會同勘視計處至當以聞

明世宗實錄 范光湖一名汜光湖在寶應縣

西南十五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東北連清

水湖南會津湖西通灑火湖灑火湖在縣西南四十里西通衛陽湖南接安宜溪東北入汜光湖津湖在縣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會汎光湖南接高郵界

清水湖在縣南西南連汎光湖東會運河西通閭丘溪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二月丙申刑科給事中徐俊民疏

言南北咽喉莫急運道茲惟鉅任貴在得人竊見河道

都御史李緋漕政不修一籌莫展乞更置得旨緋曠職

令間住

緋字廷章向始人弘治乙丑進士

二月庚子詔以通惠河腳價

銀五千兩修築天津迤北一帶要兒渡黑龍口桃花口等處決口 五月辛亥工部覆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趙善鳴奏請濬大通橋至通州運河增添閘座多修漕艍運通州糧入京城以實根本修自都城至儀真運河淺澀自良鄉及涿州達保定河間真定迤南一帶陸路低窪以保轉輸報可 庚午太僕寺卿何棟言奉旨相勘河患大端有二一曰滹沱河發源山西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

河入海此故道也但晉地形西高南下因衝決紫城口
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奔為巨浸茲欲築此決口須起
藁城縣張村至晉州固堤築堤一十八里高三丈闊三
十丈多用椿木密栽榆樹務求堅厚足禦奔湍然後挑
濬河身三十餘里障水南行使歸故道一曰鴨河沙河
磁河俱發源山西五臺山會諸支河之水至唐河藺家
園合流入河間府東南任丘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
但河間府地形東南高東北下因衝決藺家口東北溢

而肅寧新安諸邑罹其墊溺茲欲築此決口計六十餘丈浚河故道自劉家口至陵城沒計三百餘里通計二役工力浩大遺民方救死不給官帑又散賑已竭且大水將至興役為難二麥被野蹂躪可惜大工未可遽議宜先令府州縣官隨地修浚以免暫時水患俟酌處財力有餘然後舉前二役又看得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近以渾河沙壅

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湮沒瀰漫至數千餘頃勘得
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亟
為疏浚臣請以胡良河委涿州知州張經綸琉璃河委
興州中屯衛指揮李思恭各給夫一千名責之月終報
竣以二臣才力必能集事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七月
己巳戶部郎中徐元祉疏言元祉受命賑濟保河二府
以地方災害由水患未消遂言順天真定保定河間四
府河患謂以大分言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害少保

定利少害多河間卽全受其害蓋水之害有二一曰河
二曰淀河本以洩水今下壅而不宣淀本以潴水今上
溢而不受洩洞無涯民瘼特甚弘治正德間蓋嘗築建
長堤排塞決口水悍土鹵隨卽潰敗為今之計惟有疏
濬而已臣周相原隰備訪僉議敷陳疏浚六事一濬本
河以開其源蓋今所稱九河悉自西山而來南與滹沱
合則侵真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
河也濬之使河身寬濶足納衆流乃今日治水之第一

義也一濬支河以分其勢蓋九河由紫城口入大清河
湮槃口入文都村蘭家口入白洋淀楊村河入章哥窪
所謂支河也濬之使河身直遂以納細流則水勢分矣
一濬決河以防其漸蓋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道本支
二河受之有餘陡遇急雨連澍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
宜視水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
渠以殺湍急且杜淫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統其宗蓋九
河溢於既滿停於不洩壞田疇為淵數所謂淀河也濬

之使淀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至氾濫
一濬淤河以順其性蓋九河東逝原有故道或為泥濁
之凝結或為豪強之曲防所謂淤河也宜依故道疏之
使高者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抵罪勿貸一濬下河以
接其流蓋九河一自青縣出一自丁字沽出其於二流
相匹者如苑家口尤甚皆所謂下河也濬之使本支等
河兩涯不滯直達於海則治水之功成矣以上數事不
過關阻水之高岡寬受水之故道分其來勢通其去脈

此其大畧也若夫施工之序則自苑家口始於此首事必專其責任然後一行真定府先濬滹沱河以保障城池培植要路次晉州束鹿武強等縣於紫城涅槃等口聯絡河間府獻河等縣於竇村單橋泊鎮遡流窮源俾水循滹沱一派以出青縣一行保定府先濬楊村河藺家口白洋淀次安州新雄任丘等縣於呂公月樣等橋聯絡順天府文大等縣於龍灣張青苑家口俾水引沙窪一派出丁字沽斯可以抑九河之患而民害可息矣

下二部議覆四府河患先該太僕寺卿何棟勘奏障濬
工程浩大民困未紓須料才力有餘乃可興工已奉俞
旨今元祉所奏又極詳明夫水害不除則民災終不可
免恐不可以財力之誣坐視斯民之溺乞降專敕二道
令順天巡撫王大用保定巡撫許宗魯督同各該兵備
有司官照依所奏事理履行勘視凡故河淤塞所在遡
流窮源通加開濬其一切橫流散漫之水亦須究其弊
原順流下導務使趨河就海不可顧此棄彼以鄰境為

壑其諸官豪阻截水利者即行改正若更抗拒從重叅
治體勘明白即畫域鳩夫及時戒事一面具實奏聞詔
悉從之 癸酉陝西巡撫都御史王堯封奏陝西各邊
歲仰食縣官者不可勝數考之黃河運道自汴城入洛
河至孫家灣下載陸轉可數百里而達陝州復由黃河
經潼關通渭南不四十里抵陝城而陝之金州等處徑
湖廣襄陽漢江皆有水可漕誠循此道改立漕卒增置
牛車先轉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米十萬石於金州

續改附近陝州等處折糧二十萬石各舟浮車轉而達於陝則可以不煩內帑而用饒足矣戶部覆言漢唐盛時歲漕關中粟數十萬石耳然漢番係議作渠田不欲漕張湯議通褒斜不能漕唐褚朗鑿三門山為梁而功不成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舟而輓卒多墜死李齊物鑿砥柱以通舟而不能入至候水漲乃上蓋皆更砥柱之險敗亡過半故至呼河中山為米山謂催門匠為無墓而我朝成化間亦曾轉漕二十萬石至陝有斗錢易

斗米之費竟不能達今徒愛獲穀之利而不知利之不償其害是揚雄所謂耗十而愛一之說也宜下廷臣會議可否以聞既而廷臣皆以為不便罷不行

明世宗實錄

錄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八月壬申順天府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濶五十一丈有奇路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詔管河諸臣亟為善治并祭

告河神

明世宗實錄

總河朱裳保運道疏畧云弘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穀亭口事誠可虞況今漕渠窄隘洪閘束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

入睢州張建口起築長隄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遠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擊所宜急為修築兼添築月河以禦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

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流激夏秋水漲兼恐橫崖決北
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魯橋沈沙滯積山東諸泉
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
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泄之以壩自城武至
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
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即所謂
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

山東全河備考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寅總督河道都御史劉

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為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於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浚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浚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兩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

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
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工部議
覆上從之詔以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天和前後兩疏
具見盡忠仍賜敕命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俱聽節
制務刻期完工以圖永久

明世宗實錄

公總督漕運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
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
河故道固堤岸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朱睦㮮撰右副
都御史馬公傳

公名卿字敬臣林慮人弘治
乙丑進士嘉靖十二年任總漕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御史曾翀奏漕河自臨
清而下汶水與衛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青縣復合磁
滹諸水經流千里始達直沽每遇大雨時行百川灌河
其勢衝決散漫蕩析田廬漂沒糧運請於瀛渤之上流
如滄州之絕堤興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樹景州之
泊頭鎮各修復減水廢閘股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大勢
分而不為害乞敕河臣程督之報可 九月庚申初建

西海神祠先是上召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之曰
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游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
言退乃上疏曰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源
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窰山後匯為七里灤
東入都城潴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
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宜特祀請於北閘口湧玉
亭後隙地建祠以答神貺詔可 十二月辛亥總理河
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其一

壽春王墳

不錄

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

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勻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既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南淤淺河道併工疏浚築為堤岸其一新莊清江等閘

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工部以其議為當上從之

明世宗

實錄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
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
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
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
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
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

安山南旺蒲灣泊
昭陽諸湖大半淤

填平滿積
水甚少

運舟恒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

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

大堤之外

勿俾與黃河相近以
大堤及諸堤為隔限

經延津縣南循大堤

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

自武陟至此
三百餘里須

創開皆大
堤之北

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

黃河舊於此分
流一大支徑衝

張秋一小支下濟
寧永通開月河

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

張秋以
下水涸

方開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開入運河

自長垣境故道至
此亦三百餘里

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

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為永遠無窮
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沉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
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
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
江瑄經理之功為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
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
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
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

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為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

少羣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

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

謂黃河水盛舟行開面之

利濬閘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

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

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浚閘河計非數

月可完誤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乏絕

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

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況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
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
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

天旱泉微

余甲午夏承乏治水魯橋以下黃河盛流
閘面行舟濟寧一帶幾至絕流隨禱於南

旺諸祠及泰山幸應
禱而大雨河始通

運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

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
少而利多者為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
則欲為運道建萬世之利者亦惟引沁為愈爾

以上古今

治河同異
摘錄二條

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
大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聖明決
策修復為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
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堤防不能禦源遠流
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
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即濬
此外運舟各攜四五具二三百舟即可得千餘具合
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

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即以盤剥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剥船邪兼官置剥船千艘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

乙未王家渡河一歲徙十五里

閘難改移蓋未達

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堤防大壞歷觀

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

河畧同治堤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畧同更有

異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堤上復多柳云以禦
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
自成堤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水至無害也治
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瀾望平沙無可取
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堤低下衝決之
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為完美爾

以上白
河凡二

條

衛合淇漳之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

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

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
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
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 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
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
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齷薄
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
彼岸斯二者汶河同之 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 臨清板
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

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為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

舉須下板啓閉

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

蓋啟則閘下之淤每日

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啟則二

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

以上衛河凡三

條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

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

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

里出鴛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

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為著於此 汶水出秦萊諸山伏秋流亦

混濁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

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耳近則沙淤直至南

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

即北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

頻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揚仍歸河

內運河命脈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

以約攔之猶慮水漲堤壞迺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

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主事段承恩所

築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主事顧紳所築去河遠

遠則足以容水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

永賴矣汶水自秦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

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

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

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

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

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能效真無以為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為數碇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闕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開碇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遏水由碇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

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尚其審諸汶河淤田盜

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衛河同

以上言汶河

自徐州北至臨

清七百里間為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

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

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與焉

故

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水盈板即須啓

則上閘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

余問水歷觀而竊疑之然未敢以為必然至冬黃河

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閘口之

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

惟棗林閘露閘面三尺餘各有差

師家莊魯橋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

穀亭湖陵城二閘面各露一寸孟陽泊閘而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淤深至一丈八九尺者惟棗

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

寸八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棗林閘之過

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也迺一以棗林閘為

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啟閉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

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啟閉

師家莊閘深一丈三尺二寸留底板二魯橋閘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衆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穀亭閘深一丈五尺七寸留底板二八里灣閘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閘深一丈五尺一寸留底板一湖陵城閘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以下六閘則閘淺惟上沽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頭閘留板一餘無留

微固可直達上閘

舊運舟過閘即淺閘直待積水盈板方抵上閘

舟行其求

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
閘河自魯橋以下為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濟河
止以底廣五丈為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

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閘河僅取通舟非務為觀
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為岸逼水行舟可驗矣治
水者慎無病其狹而圖為廣大也惟河廣淤深間復
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而已余濬河至
三柳樹灣迺八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
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老叟進云聞之
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
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

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

亦不過十餘丈或數丈

船行

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
閘舟行頗速矣益知前人用心之勤為慮之遠若此
為之歎慕自愧不能已後之人慎毋忽也凡閘雁翅
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
而中填以碎石灌以泥灰即永遠無損矣

以上言閘河

問水
集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四